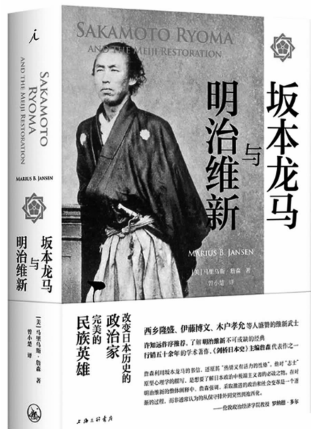


# 一个日本武士与一部幕末史



《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  
[美]马里乌斯·詹逊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5月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很多仁人志士付出了巨大代价。坂本龙马就是其中一个传奇。他的特别不仅在于鲜明的个性、跌宕的经历,还因为在他逝后绵绵涌现的日本民众对他的崇拜之情,文学小说、影视作品、民间传说纷纷把他塑造成为“男神”。为什么坂本龙马具有如此魔力?他在明治维新里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美国日本史研究学者马里乌斯·詹逊的这部《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坂本龙马的个人传记,而应该当作以坂本龙马串联的群体与幕末历史的交织图像。坂本龙马在整部作品里所占的笔墨份额并不是太多,在他正式出场之前,他的名字只是约略被提起,全书将近三分之一篇幅,用来描述19世纪中叶日本的政局、社会生活,尤其是土佐、长州、水户、萨摩等几个大藩面对西方的反应。从历史来看,现代化首先是西方社会进化的结果,它起初主要发生在欧洲和美洲,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

后,西方殖民扩张的欲望和西方化的冲击迅速且强烈地影响到了世界各地,在这一时期,日本与中国面临相似的处境,日本锁国的程度甚至比中国还要严苛。而发生在1854年美国军舰登陆江户的“黑船来航”事件与随后签订的条约,直接打开了日本久闭的门户,也让执掌政权的德川幕府的虚弱与无能暴露无遗。

历史走到了关键点,日本必须争取生存的机会,建设更有凝聚力的领导集体。作品一方面讲述了土佐藩大名山内容堂等勤王党领袖的活动,另一方面就是坂本龙马与他的伙伴们的民间激进活动。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尔在他所著的《日本史》里做过统计,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是来自有反对德川家传统的中部外藩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年轻,大多数人到1868年也不过30出头,几乎都是在武士阶层的下层成长起来的。本书作者也特意解释,1860年的激进分子称自己为“志士”,即“志向高尚的人”,他们追求的最高品质是忠诚,不惜赴汤蹈火甚

至牺牲生命,因此刺杀事件频发,恐怖气氛笼罩全岛。

若要理解坂本龙马等志士的行为,就必须理解构成他们思想的伦理价值观。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教义是他们的道德渊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他们的实践准则,另一方面,18世纪后半叶“兰学”(荷兰曾是日本人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兴起带来了西洋信息的流播,这批年轻人成为传统与新潮的结合体,“开国”与“攘夷”这两种看上去矛盾的思想奇妙地融合为坚持尊皇抗击外敌保卫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

作为没有继承权的土佐乡绅家庭次子,闯荡江湖建功立业是命定的方向。坂本龙马有知识教养,性格叛逆,好武斗狠,乐观风趣,结交甚广,上层精英和中下层武士都视他为友,且他不爱钱财,一心只求大义,多次出生入死,爱情与私生活也很浪漫,最后在维新刚刚取得胜利之时不幸死于暗杀,血溅旅舍,墙上挂轴的点点红艳恰如凋零的樱花,符合日本物哀美学,成就

完美志士的形象。日本人对他的故事百听不厌,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小说更是把他推为人人皆知的明星。正如作者所言,“坂本成为民族英雄的经过,生动地展示了现代日本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这种精神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因为它需要时间以及在国家建构中的艰巨任务中的成功。”

所以,本书并不以坂本开始,也不以坂本结束。坂本龙马死后还有一章,叫“土佐的维新”。这一章几乎都是纯理论分析,是全书的思维总结与作者历史观的明确。作者梳理并再次强调“对西方反应的几个阶段”,作者说,坂本对西方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年轻人简单纯粹的愤怒到成气候的筹划直至进入领导阶层,坂本是他这一代人走得最远也最快的。此外,坂本还很有政治头脑和商业天赋,他的朋友与属下后来有不少人成了20世纪的政坛名人或私企巨亨。幕府统治与武士阶层没落了,但明治维新掀开了现代化的帷幕……

赵青新

# 沧海桑田说金陵



《格致南京》  
薛冰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9年2月

薛冰的《南京城市史》出了修订版,已经成为南京这座城市的著名文本。但他总觉得,囿于体例所限,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私房话或者不吐不快的话,都还没有敞亮地说出来,或者说,还没有说到位、说充分,这才有了《格致南京》这本书,不妨把它看作是《南京城市史》的姊妹篇。

如果说,《南京城市史》是严肃而学术的正襟危坐,《格致南京》则是更显性情的关于这座古都的城市物语。它讲说这座城市的河流与桥梁,城垣与街巷,商业与市井,五行八作,历史源流,都要言不烦,娓娓道来。概而言之,此书至少有以下几个大致特点:

这是一部考辨源流有一说一书。秦淮河的名称,却原来到了唐代才有此名。周处读书台极有可能是宋代人的附会。因娄侯张昭,池塘称作娄湖,久而久之,成了“老虎头”。南宋状元文天祥,鼎鼎大名,被俘北上,曾经路过南京,据说还盘桓了不少日子。但还有一南宋状元张孝祥,

曾提出过整治秦淮河的建议与主张呢。这个张孝祥,也是喜从天降,本来已经是毫无悬念的状元桂冠属于秦桧孙子秦垵,却因为当时天水一朝最高负责人的强势干预,本来名列第七的张孝祥,扶摇直上,脱颖而出,成了状元。这个来自和州的张孝祥,怎知其中曲折?他还以为自己自己是理所当然全靠考试呢。张孝祥当然也感激涕零,要报答皇恩浩荡,居然提出出来要为岳飞平反昭雪,要整军经武挥师北伐。初出茅庐,年轻气盛,他哪知天高地厚世故人情?自然是被逐出临安,到过镇江,也到过金陵,还去过其他地方,在乾道六年,就愤志而死了。张孝祥父子的墓地就在南京大江之西呢。

这是一部以随笔格调彰显史实功底的书。许多人提到许嵩,提到诸多关于南京的经典文本,但大多人云亦云,并没有相互参照,详加考辨,以至视听。此书说到了白鹤洲究竟是怎么回事,提到金川河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年代才有此名称,说到了皮市街与评事街的谁先谁后。众人皆知,南京明代城门,内十三座城门外,有一金川门。当年,朱棣大军大致就是从此门进入南京。守卫金川门的一个官员,对建文皇帝感情很深,看不得朱棣的跋扈嚣张威风八面,就自杀了。这个小小守门小吏之死,当然没有方孝孺的死那样惨烈,知道的人,也就稀少了不少。自古至今,世人经常瞩目的,往往是名气大的,地位尊崇的,实际上,小人物死得壮烈,死得惊天动地泣鬼神,又何尝不值得大书特书呢?但应该说清楚的是,先有金川门,金川河的命名是很晚的事情,南京还有一女作家修白写过一部小说《金川河》呢!

这是一部顶真叫板不愿人云亦云的书。薛冰在书中,对《南京地名大全》这样的一本书,多有指谬,不无奚落。他对南京文史学者前辈陈作霖的纠正,也是直言不讳,和盘托出。作者还有对青溪、运漕的辨析,下了不小的功夫,更有他对金陵王气之说的梳理,更

是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慨,却原来提出此说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需要的以讹传讹,是一种为了满足当时统治者合法性的一种大忽悠啊。薛冰还提到,童家巷原来称作三塘湾。童家巷,民国时期的党政要人蒋作宾与邵元冲曾在这条街巷住过,这两个人连同科学家竺可桢,是连襟呢。作家张天翼与他们有亲戚,丁玲在《魑魅世界》中提到,她曾去八府塘找张天翼帮忙,但被告知张天翼去了城北。丁玲就又赶到城北找到了张天翼,但张天翼在看亲戚们打牌,对丁玲很是冷淡。丁玲坐了许久,无果而返。薛冰梳理了秦淮河这一文化河流,但对城北不无寂寞的金川河的源头与多种分支的交错复杂,也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解读,是很令人意外的收获。诸葛亮所谓龙蟠虎踞之说,被多少人引用啊,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但在薛冰看来,此说也并非言之凿凿无可击,所谓武侯驻马,只不过是相因成习人云亦云罢了。

雷雨

# 如何生活,如何掌管幸福



《丹麦一年》  
[英]海伦·拉塞尔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

常读书,就读到过很多作家的“一年”。林文月的《京都一年》、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的一年》,还有蒋方舟的《东京一年》。这些,都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一年,都是在新环境里展开新视野的一年。因此,我们读者与作者一样,阅读中,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

《丹麦一年》是英国时尚作家海伦·拉塞尔在丹麦日德兰半岛第一年的旅居笔记。如果说这本书与其他人的“一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一年改变了拉塞尔的人生。众所周知,丹麦在欧盟国家里,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在这一年里,拉塞尔了解了丹麦人如何生活、如何掌管幸福。这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犹如重获新生。但理解丹麦,绝不容易。

初到丹麦,拉塞尔学会了一个词:Hygge,代表幸福时刻。具体一点,

就是点着蜡烛度过的时光。我们点蜡有时是为了驱赶蚊虫,丹麦人点蜡是为了追赶幸福,还真是难以理解啊!另外,丹麦人对家居美感的追求就像中了毒。丹麦一年里大半年是冬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得在家中度过,对家居舒适度要求极高。怪不得,宜家家居有一大批设计师来自丹麦。那里也的确是设计灵感爆棚的国度。这恐怕与设计师身处一个设计无处不在的居所有关吧。当然,丹麦人也乐于为具有美感的设计支付大价钱,环保也是他们的需求之一,这种生活态度令人尊敬。

那么,丹麦人怎么工作?拉塞尔关于工作那一章的题目取得好,“忘掉朝九晚五吧”。这样的口号与日本人的“过劳死”相比,真是直面东西方文化的极大差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丹麦的失业福利不错。正因为丹麦人闲适的时间比较多,每个人都有一种个人

爱好,相关的俱乐部应运而生。最流行的是自行车俱乐部,丹麦公共交通的自行车专用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汽车。表面上,此举可看成是丹麦环保举措。实则丹麦人自己明白,这体现了社会的平等。开汽车的并未高人一等。

纵观丹麦社会,丹麦人有许多“怪心思”,令人匪夷所思。比如对动物的态度,他们强调人道地对待动物,但不反对猎杀。至今,丹麦人仍然是皮草出口大国。小孩上学以后就有直观动物身体的解剖课。丹麦是个宗教不发达的国家,绝大部分人没有信仰。“传统就是我们的信仰”,丹麦人这么说。但丹麦人强调,爱国会增加幸福感,每个人都很有爱国心。丹麦的女人以“强壮”为美。或许因为是维京人的后代吧,像我们的“楚王好细腰”,或是“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偏好,丹麦人从来就没有过。最令人费解的是,丹麦人明知道打孩

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犹如重获新生

子违法,但仍然打。他们认为小时挨打的话,长大了与人斗殴就习以为常了。丹麦,真是有个有趣的国家。

拉塞尔就是这样边理解边融入了丹麦人的生活。好吃的面包、阳光明媚的夏季海滨、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时常下雪的忧郁冬季,他们夫妻都喜欢,并学会了如何与丹麦人相处。丹麦的一年,最令他们幸福的收获是,生下了渴望已久的宝宝。“在日德兰半岛一直住下去”,拉塞尔与丈夫幸福而勇敢地这么决定了。这让我想起了旅居意大利的日本历史作家盐野七生。她二十六岁时去意大利游学并爱上了那里,遂决定在罗马定居研究历史。如今,盐野女士已经八十多岁了,仍住在罗马,真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罗马人了。不知,年近四十的拉塞尔会不会效仿盐野七生呢?一直住在丹麦,一直幸福下去。

夏丽柠